

仁义君王空幻意识的破灭*

——谈《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

林伦才

(重庆工学院 九龙学院,重庆 400050)

摘要: 刘备是《三国演义》中仁义君王的化身,是作者追慕的济世救民的偶像。刘备的悲剧结局,既是历史的事实,更是作者儒家仁义君王偶像观的破灭。

关键词: 刘备;仁义君王;空幻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413

文献标识码: A

The Evaporation of Illusory Conception of Benevolent and Just Emperor

——discussion on the image of Liu Bei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LIN Lun-cai

(Jiulong College,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Liu Bei is an incarnation of benevolent emperor and an idol that the author adored and who assists his generation and save his people. The tragic ending of Liu Bei is a historical fact and the evaporation of the author's Confucian idol conception of benevolent and just emperors.

Key words: Liu Bei; benevolent and just emperor; illusory conception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能像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刘备那样在民间具有巨大影响的偏居一隅的皇帝,可说是凤毛麟角乃至绝无仅有,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将封建社会推向了极盛顶峰的唐太宗李世民。究其原因,历届封建统治阶级将其作为阶级理论宣传样板是个重要因素。即便以封建史学家陈寿之客观忠实,也褒有余而贬不足,在其史学巨著《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陈寿就评价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存,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大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兢利,且以避害云尔。”褒扬之意溢于字里行间。历史虽然无法重演,但像刘备这样的封建仁君客观上可能存在吗?当然不可能!“事实上,刘备这个仁君形象和历史上

的刘备有较大的差别,并不是封建社会中的现实人物,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爱民如子’的仁君。”

客观历史上虽不存在,但饱含个人情感色彩的艺术形象却可以在作家的笔下生成并影响读者。作家是艺术形象之母,艺术形象又必然是作家的精神之子。刘备这个仁义君王的形象,就正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饱含感情,运用生花妙笔,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而这个艺术形象又正好是作者兼济天下,匡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化身。生活在元季明初动荡年代,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罗贯中,本“有志图王”,据说还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反元义军。然而,他最终失败了。所谓名未得显,志未得伸,这一点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是非常大的。于是通过著书立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 收稿日期:2002-11-05

作者简介:林伦才(1951-),男,四川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陈寿. 三国志. 巴蜀书社,2001年,第1200页。

霍雨佳.“三国”美的欣赏.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然而,不仅是现实,就是历史也往往跟个人之美好理想相去甚远。“仁义君王”刘备所处的三国时代同样如此。刘备那么宽厚仁慈,重义轻利,蜀汉集团君臣上下即使和衷共济,智勇绝伦,最终还是丢掉了江山。反观曹魏集团(包括司马氏集团)虽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却居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事实上的胜利者正是道义上的“弱”者,而道义上的“强”者却是事实上的失败者。即不能不违心地勾划出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权最终失败的悲剧结局,又要竭力讴歌自己心目中的仁义君王刘备这个理想人物。这就给创作增加了难度。一部《三国演义》,只有从“三顾茅庐”到刘备进位汉中王这三十几回是蜀汉王朝的上升昌盛时期——即使这一时期也有当阳长坂之惨败——其余从总的形势看,都是在写他们的失败。因此可以说,作者心目中的仁义君王偶像刘备是在失败的形势中塑造的。

不以成败论英雄,败军之将方言勇。《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利用反面环境来表现正面性格,在失败的悲剧中凸现刘备这一仁义君王形象的。

《三国演义》作者保护刘备这一仁义君王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不让他与其思想性格决不相容的环境接触,免得破坏形象的完美和统一。最明显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将《三国志》上刘备“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缚系其颈着马柳”,张冠李戴成了张翼愤怒鞭督邮,刘备急喝张飞住手(《三国演义》第二回);二是《三国志》上记载,彝陵大战后,“孙权闻先主驻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三国演义》将此移花接木到诸葛亮身上,是他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蜀吴关系(《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作者这样处理,原因很明显:怒鞭督邮这种暴烈行为出现在猛张飞身上不足为奇,并会使张飞粗暴刚烈、疾恶如仇的形象更为丰满。但是若对于“弘毅宽厚”、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来说却万万使不得。至于与杀害义弟关羽的孙权重修旧好,让诸葛亮去完成,刘备则是至死与孙权誓不两立,原因很简单,谁叫你东吴杀害关二弟呢?如果让“今若与之联合,是负二弟之盟矣”的刘备来完成,将会破坏刘备义重如山的形象。仅此两例,我们便不难看出,作者罗贯中为保护他心目中追慕的仁义君王刘备的完美形象,是如何既不脱离历史事实,又大胆而巧妙地改造历史,使其唯我所用的。

《三国演义》作者刻画刘备形象的高明之处是,总在如实地从整体上,笼统地写了蜀汉集团的失败之后,接着便在局部上,具体地写他的胜利。那失败是抽象,是远景,是泼墨点染;这胜利,是聚象,是特写,是工笔细描。而后者更生动,更感人,因而给读者的印象也更为深刻,产生了一种胜者犹败,败者犹胜的奇特艺术效果。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写刘备为吕布所败,暂投曹操栖身,曹操待以隆礼,青梅煮酒论英雄,“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作者在这里基本上采用陈寿《三国志》上的材料:“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是时曹公从容谓先

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本初之徒,不足数也。’第二十四回写刘备在徐州为曹操所败,关张二弟失散,妻小不保,匹马单身投奔袁绍,“袁绍亲自引众出邳郡三十里迎接玄德”,并说“今幸得见,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第三十一回写刘备再次为曹操所败,在北方已无立锥之地,被迫率残部远涉江汉,赴荆州依附刘表,雄踞荆襄九郡的汉室宗亲刘表也是“亲自出郭三十里迎接”。

这样,作者不但把道义和史实的矛盾统一起来了,而且失败的背景反而把笔下的英雄形象烘托得更加出神入化,不是吗?雄居北方四州,出身“四世三公”,连曹操都不放在眼里的袁绍,坐镇荆襄九郡的汉室宗亲刘表都亲自率众出城三十里迎接,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朝丞相曹操对刘备之恩宠有加。这些隆重礼节分明是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哪里是收容败军之将?

《三国演义》作者正象高明的艺术家一样,在史实这个自然物面前,能因材施教,巧夺天工,既不掩饰自然物的本来面目,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创造物的特征,甚至化腐朽为神奇,在失败之中深化,开拓笔下的仁义君王的形象,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艺术使命。

刘备发倾国之兵征讨东吴,不听劝阻,一意孤行,最后被陆逊一把火,烧得全军覆没,南征北战,多年惨淡经营的本钱毁于一旦,从此蜀汉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真是罪莫大焉!难怪今天的评论家还悻悻然描责“刘备为二弟报仇决定伐吴,这时刘备已从战略家变成了江湖好汉,为小义而忘大义”。不过我们也应设想一下:如果刘备大哭一通之后,听从众臣劝导或者接受了东吴孙权的求和,顾全大局,成就了大义,蜀汉之社稷江山幸甚,刘先主也就不至到唱那出“托孤”悲剧了。然而,那样不权违背了基本的历史真实,也不符合刘备的性格逻辑,那样的情节不是刘备的性格发展史,破坏了情节与性格的和谐关系,按那样的情节塑造出来的刘备形象也就和整个《三国演义》中仁义之君的刘备形象大相悖谬了。我们评价文学作品,当然不能排除用历史的眼光评说一番人物的千秋功罪,但更应从文学角度着眼于形象和性格的审美鉴赏。

《三国演义》从“桃园结义”至刘、关、张的死,都贯穿着“义”字这条红线。从二十五回到二十八回,集中笔墨,描绘了关羽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把他做为“义”的化身大加赞颂。心直口快的一勇之夫张飞,在“古城会”和为急兄仇而遇害的过程中也表现了他对“义”的忠诚。而刘备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做为“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一代枭雄,既宽厚仁义,又善于权变,他对于曹操当年的礼遇和孙权后来的收买都受而不谢。对兄弟之义又该如

陈寿. 三国志. 巴蜀书社, 2001年, 第1181页.

陈寿. 三国志. 巴蜀书社, 2001年, 第1183页.

罗贯中. 三国演义. 岳麓书社, 1992年, 第113页.

陈寿. 三国志. 巴蜀书社, 2001年, 第1198页.

罗贯中. 三国演义. 岳麓书社, 1992年, 第131页.

霍雨佳. “三国”美的欣赏.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年, 第13页.

何呢?十五回曾写张飞醉酒丢徐州,失刘备妻小,要拔剑自刎,刘备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相劝,并“说罢大哭”。四十二回写他曾以摔阿斗的行动表明对四弟赵云的“义”,但总不免有“近伪”之嫌,只有通过彝陵之战,刘备才用自己的方式表明他和关羽一样,是个义重如山的人,最后完成了对这位仁义之君王形象的塑造。

关羽被害之噩耗传来,他“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表明他对“义”的忠诚。继而张飞凶信传来,他“又放声大哭,昏绝于地”,“哀痛至甚,饮食不进”,表现他对“义”的忠诚。发兵之前,一意孤行,不听劝阻,作为“马”一生,且“机谋干略,不逮魏武”的一方之主,此时居然连心腹大臣赵云、诸葛亮的劝阻一个字也听不进去,虽未免太反常了,但却正好表现了他对“义”的忠诚。正如刘备自己所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可见,在刘备看来,江山与“义”比较起来真是轻如鸿毛。

出兵之后,他急于报仇,不求苟和,甚至连东吴已主动送上仇人张达、范疆,仇人多戮,弟恨已雪的情况下,本该见好就收,但他仍然怒曰:“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联合,是负二弟之盟矣。”这里,我们在指责刘备的执迷不悟的同时,是否也应该看到他殉“义”的彻底性呢?重

信义而轻江山,重手脚(虽然是异姓结义兄弟)而轻社稷,对封建帝王来说,不也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吗?与那种为争帝王宝座而不惜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帝王比起来,刘备义重如山的品格不是值得大加赞赏吗?《东坡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这条记载是十分有价值的。它生动地说明,早在宋代,刘备这一仁义君王形象便已为广大群众所热爱。

正是此种在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表现,看似反常却正常,这才是兄弟情深,义气当先的刘备,这才是作者所要歌颂的,也值得读者理解和同情的刘备的品德。无庸讳言,彝陵之战确实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正表明刘备为实践桃园结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更应从文学的角度看,最终完成了对这位仁义君王形象的塑造。

以上从几个方面对《三国演义》塑造刘备形象的奥秘做了一些探索。无非是想说,在作者看来正义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战胜邪恶,仁义往往敌不过奸诈,好人未必有好报。这是历史的事实,就罗贯中生活的封建社会而言,也是现实的反映。这位“有志图王”,却无力回天之士的仁义君王偶像观的幻灭既是历史的悲剧,更是现实的悲剧。

(责任编辑 彭 熙)

(上接第 100 页)

先生所说:“这种事看来似乎很容易,因为一般人日常都在运用语言文字;但是实在极难,因为文学要用平常的语言文字产生不平常的效果。文学家对于语言文字的了解必须比一般人都较精确,然后方可运用自如。”

在朗读前,朗读者要仔细揣摩作品,在分析理解的基础上抓住那些表现作品主要内容和主题的具体意象,将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官调动起来,让作品中的情景与人物在内心“活”起来,让文字语言所造就的情景及其变化,几乎是“感同身受”地予以体味,这样,作品的环境、气氛、人物、事件,就会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作品流露的情感在胸中涌动,这时,作品已经不是字词、语句了,而成了朗读者积极的思维内容,朗读者把自己的内心感情沿着语言的序列鲜明地抒发,与听众推心置腹,相互感应,朗读者将感受到与听众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朗读也就充满

了亲切自然、真实可信的艺术感染力。“亲切”不同于故作媚态的“亲昵”,“自然”也不等于生活中那种语言拉杂、构词残缺的个体语言活动中的自然形态。亲切、自然的朗读,充分揭示了作品的精神实质和语言特色,并真正落实到了语言表达上:语气贴切,基调正确,状态自如,声情并茂。著名诗人艾青说得好:“自然的语言是美的,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感到无比的亲切。”他身体力行写的诗歌保持了语言结构的自然风貌,朗读起来,自然、舒放、亲切、诗意盎然,给人以自然之美的陶冶,实现着美的创造。

朗读的审美意象是主客观统一的艺术形态,朗读作为人类深沉感应社会生活 and 自我意识的形式,体现着社会赋予的生活感觉和美学精神,科学地总结和概括朗读的审美规律有助于为朗读艺术开拓通向艺术高峰的道路,从而使朗读审美艺术的研究走向更加成熟。

(责任编辑 张佑法)